

编者按

位于万宁市东南部的大洲岛,是环海南沿海线上最大的岛屿。自唐宋以来,扼守航线要道的大洲岛便一直舟楫如梭,后又因盛产燕窝,引得周遭渔民频繁登岛作业,以至于海岛海洋生态系统变得岌岌可危。人鸟相争,大洲岛的命运何去何从?

自199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大洲岛国家级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以来,越来越多的渔民选择退场,一张覆盖海陆空的立体防护网也越织越密。

从竭泽而渔到自发保护,再到与自然和谐共处,如今,大洲岛上一只金丝燕、一株龙血树肆意生长,成为海南着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生动注脚。

一切都是为了回到最开始时的模样。

大洲岛 人文

扼守海丝之要道

两岭三峰枕海壁立,一条长800米、宽40米的弓形银色沙洲横贯其间,由此构成陆地面积4.36平方公里的大洲岛全貌。

大洲岛是环海南沿海线上最大的一座荒岛。说是荒岛,这里却不缺少故事。

自唐宋以来,扼守航线要道的大洲岛便一直舟楫如梭,一艘艘贸易商船自广州、泉州、扬州等通商口岸通往东南亚岛屿诸国时,总会选择在此寄泊、避风或补给,后又因盛产燕窝、鱼货,成为周遭渔民最钟情的天然渔场。

匆匆过客如云烟,来了又走,他们带走一些东西,也给大洲岛留下历史的印迹。

无人机缓缓升起,澄澈如镜的大洲岛海域几乎将整个航拍画面溢满。调转镜头角度,会发现其岛屿轮廓看起来像船,像猪,又像象,由此也收获独洲(舟)山、独珠(猪)山、象石(山)等诸多古称。

海南方志与航运著作中,大洲岛及其古称出现的频率颇高。

“广州东南海行,二百里至屯门山,乃帆风西行,二日至九州石,又南二日行,至象石,又西南三日行,至占不劳山……”唐代地理学家贾耽在《皇华四达记》一书中,曾对“广州通海夷道”即广州至马六甲、马六甲至斯里兰卡的路线有详细记载,其中所提及的“象石”,正是大洲岛。

中国(海南)南海博物馆副馆长章佩岚认为,唐代以来,我国海上贸易蓬勃兴起,以“广州通海夷道”最为重要。可见,大洲岛从那时起已扼守海上交通之要道。

此后的数百年间,往来于南海海域的中外贸易商船更加频繁,尽管航线屡有变化,大洲岛却从未淡出过往来商船的视线。

清代洪亮吉《乾隆府厅州县图志》所载:“独州山在州(指万州)东南海中,周六十里,又名榜山,海舟多泊湾于此,南番诸国人贡,视此山为表。”清代康熙时期《万州志》也称:“(独洲)岭在海中,周围六十余里。南番诸国进贡,视此山为准。”被不远千里而来的异国商船视为华夏大地之标志,大洲岛在中外交通史上的地位、作用可见一斑。

翻阅《郑和航海图》,海南东部海域仅有一句注释:“独猪山艮针,五更,船用艮寅针,十更,船平大星。”可见就连郑和和七下西洋,也是以大洲岛作为航标。

环海南岛近海岛屿不在少数,往来舟楫为何偏偏钟情于大洲岛?“大洲岛两岭夹一湾,是船舶躲避风浪的天然屏障。再加上距离陆地最近不过五六海里,商船上岸补给十分方便。”在万宁本土作家郑立坚看来,大洲岛为过往船只提供避风、补给场所,扮演的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“驿站”角色。

鱼跃浅海 燕啼大洲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瑶



万宁大洲岛的内湾。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

过往商船青睐于大洲岛的港阔水深,一群群金丝燕则看中岛上阴暗狭窄的天然裂缝和洞穴,纷纷选择在此安营扎寨。每到繁殖期,这些小家伙的大舌下腺大量分泌粘性胶状液体,所凝结而成的巢便称之为燕窝。

“独洲岭,一名独珠岭,南海中风帆半日可到,峰势插天,周围三十里,有田数亩,鸟兽蕃息,近产燕窝。”早在明万历年间,《琼州府志》便有大洲岛产燕窝的记载。而在《咸丰琼山县志》中,也称“万州海岛中石岩陡绝处亦产之(海燕窝)”,且“较洋燕窝售自番舶者更佳”,可见海南自古以来就有金丝燕活动。

据生活在大洲岛附近的渔民反映,大洲

岛历史上曾有多多个洞内有金丝燕栖息,金丝燕最大种群达到200多个巢。

究竟是谁最先发现它们,当地人莫衷一是。这一谜题或许已无法知晓,却让大洲岛自此开启了长达数百年的燕窝采摘史。

采燕窝是个高难度的活计。金丝燕多在悬崖陡壁的隙缝里营巢,离水面十到二十米高,洞外荆从藤蔓芜杂且遮天蔽日,洞内扑朔迷离又迂回阴森,当地渔民往往会带上竹梯、蜡烛、手电筒泗水而入攀岩作业,不是行家,难有收获。

只是由于利欲的诱惑,滥采偷采严重,致使金丝燕生息的环境被人破坏,种群数量逐渐减少。至20世纪80年代,大洲岛金丝燕

这当然不是大洲岛第一次为附近渔民提供庇护,数百年来是靠海吃海,让新潭人将大洲岛海域视作“祖宗海”,甚至在岛上搭建起3座宗庙。每次出海,渔民们都会备足供品,入庙祈祷出海平安,满载归来。

“一般都是早出晚归,但要是碰上风浪,还得在岛上躲避几日,为求方便,渔民们便在岛上搭建了简易油布棚临时居住。”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第一次登上大洲岛时的场景,68岁的新潭村村民刘亚林至今记忆犹新,“除了两岭间的沙洲,整个海岛上几乎遍地是树,不时还看到穿山甲、蜥蜴和蟒蛇窜出,简直就是一个原始荒野,美极了!”

仅剩不到10巢,均栖息在岛上一个叫“南罗燕洞”的洞穴内。直到1990年,大洲岛成立国家级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,滥采燕窝的行为得到制止,金丝燕的种群数量终于趋于稳定,目前约有30只。

攀着高耸的崖壁往上爬,如今在大洲岛南罗燕洞外,依旧可见有人斗折蛇行,但那不是采摘燕窝的渔民,而是为守护金丝燕不惜以身犯险的科研工作者。

“要保护金丝燕,首先我们得了解它。”在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科研管理部主任刘国琪看来,大洲岛金丝燕保护和恢复工作的逐步推进,让他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恢复这一种群。

只是再美的大洲岛,也抵不住延续数百年的人类捕捞活动干扰。

1990年,大洲岛被正式确定为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,4.2平方公里岛屿陆地及周边65.8平方公里海域内被禁止各类生产活动。随着一项项保护政策和举措的实施,滥采燕窝、砍伐毁林等严重破坏生态资源和金丝燕栖息环境的行为得到制止,岛屿与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。

如今,新潭村渔民们在政府的帮扶下转场至远海作业。而另一边,得到喘息机会的大洲岛海域,也正重现着久违的鱼跃景象。

探索海洋生态保护新路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瑶

大洲岛不仅美,岛上植物、动物和水生物等资源丰富,一度引得人类无节制地开发掠取,致使原本趋于平衡的海岛海洋生态系统被打破。1983年,万宁县(今万宁市)将大洲岛划为县级自然保护区,但由于缺人、少资金,再加上保护级别低,工作开展并不顺利。

1989年,国家海洋局提出在大洲岛建立海岛海域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,并于次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确定为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。保护区建立后,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。1992年2月26日,国家海洋局批准设立“海南万宁大洲岛国家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管理处”。

2002年,海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核准大洲岛国家

级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管理处,是隶属于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的正处级事业单位,2018年11月机构改革后,该管理处隶属海南省林业局管理。

1995年,根据国务院颁布实施的《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》,大洲岛将大岭及其附近海域,和小岭凹谷以北海岛生态相对较好的区域划为核心区,严格管控与保护。

2015年,海南省有关部门对大洲岛开展整治行动,对在大洲岛4.2平方公里陆地和周边65.8平方公里海域开展生产的人员进行劝离。通过实施巡视执法、宣传教育、生态监测等各项管理措施,不少渔民的思想开始转变,大洲岛上滥采燕窝、砍伐毁林等严重破坏生态资源和金丝燕栖息环境的行为得到制止,岛屿与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。

大洲岛:中国版“沉船湾”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瑶

“沉船湾”是希腊扎金索斯最著名的景点,1983年,走私船Panagiotis号在运送香烟时失事搁浅于此,该地因此得名“沉船湾”。几年前的爆款韩剧《太阳的后裔》中,男女主角在此情定终身,让“沉船湾”一度被许多游客列入必去旅行目的地清单。

在海南万宁,也有这样一处“沉船湾”。万宁大洲岛南岭,西南侧的浅海中,一艘古沉船的轮廓若隐若现,看起来像是一条褪去鳞片、没有光泽的鱼。让人不禁好奇,它到底于何时、从何地遨游至此?

有人大致还原了它的航行轨迹——自越南某个通商口岸启航,一路长途跋涉后,决定登大洲岛补给休整,不料突遇风雨就此搁浅。据当地渔民介绍,这

是一艘明朝时到中国的越南船,船上画满了世界各国的文字。古船遭遇不测后,船上公主的神像被后人供奉在岛上一个几平方米的小庙里,香火至今不断。

也有人认为这是一艘宋朝时运金沙的越南船,究竟孰对孰错,恐已成悬案。

大洲岛扼守通往东南亚国家之航线要道,自唐宋以来便一直舟楫如梭。数百年前,这艘船不过是往来的远航船中极平常的一艘,却因一次意外,长久地驻守在原处,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向我们讲述着那段刻满荣光与梦想的岁月。